



# 瘋

# 婦

淨鳴繪圖

從前印度鄉村，有一中年婦人，因為要生孩子回娘家。娘家住在人烟稠密的舍衛城，距離也很遠，所以即由丈夫駕御一輛牛車護送。她們已是多年的夫婦了，而且已有兩個男孩子，大的會說會笑，天真可愛；小的還未斷奶，也很活潑。她們的車子從偏僻的村莊出發後，日行夜宿，經過兩日的行程，才到達了舍衛城的郊外。較大的孩子，看到黑陣陣的城市，知道已快到外公外婆的家了，歡喜得手舞足蹈，只有那嬰奶的孩子，依然放身母親的懷裡，不管一切的在睡覺。這時婦人覺得人車走得疲乏了，即對丈夫說道：

「今天走的路程不少了，牛也走得辛苦，你也有些累了，我看天色還早，休息一下再進城吧。」

「我到不覺得累，只怕牛太辛苦了，休息一下也好。」

丈夫一邊答着，一邊停下車子然後放牛到草地喫草，又回到車上休息。大約十分鐘，悽慘的悲劇開演了，婦人忽然發現牛倒在地上掙扎，似乎有什麼東西纏縛住牠，忙叫醒了打瞌睡的丈夫說道：

「你看呀！牛怎麼倒在地上不起來？快去看一下！」

丈夫急忙下車，走近一看，不覺大喫一驚！原來有一條很長很大的毒蛇，把牛緊緊的捆縛住了，而牛已漸漸地不動了，大概已中了毒。

丈夫心裡一急，就地拾些土塊打蛇，蛇不獨毫無恐懼，反而丟開了牛，丈夫一個不小心，被蛇纏住，無法脫身，車上的婦人看到蛇纏丈夫，驚的大叫起來，狂呼救命。孩子們也嚇得亂叫，可是郊野無人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應，而蛇盤繞人體，僅剩下一個頭在外，丈夫不支倒地了，婦人也暈倒車上。孩子們依然在哭在叫。悽慘的情狀，不忍聽聞。當婦人醒來，蛇已不知去向，丈夫與牛，都已僵臥地上，永遠不再起來了。這時婦人既悲且痛，死者，又要哀憐孤兒，暫時的休息，遭來這樣大禍，真是悔恨交集，悲哀無有已時了！同時天色快晚，盜匪將出，婦人急忙棄車，携抱兩孩，邊哭邊走，投向舍衛城。走不遠，面前橫着一條寬大的河道，幸而河水不深，水流雖激，可以走渡，婦人先抱幼兒過去，留下大兒，當婦人走到河心，忽然走來一隻雄狼，大兒嚇得直哭直叫道：

「媽呀！狼來了，狼來了！」

婦人聞聲一驚，不覺手一鬆，幼兒落水乘流而去，而大兒被狼吞嚥，婦人欲救不及，魂飛魄散，仆倒水中。胎兒受震產出，亦跟流水而亡。因為水淺，婦人得免一死，勉力掙扎上岸，已孑然一身，一陣陣的悲哀湧上心頭，呼天號地的血淚交流！這時有一同鄉的鄰人來城見到婦人的悲悼，驚異的走近問道：

「大嫂！你為什麼這樣的傷心？你的丈夫和孩子們那裡去了？」

這一問更引起婦人無限的悲泣。鄰人真知所以，接着追問道：

「大嫂！到底出了什麼事？使你這樣的傷心啊！」

「天啦！我爲了回來生孩子，走到這裡，他們都已經死了；丈夫被蛇毒斃，大兒被狼噬死，幼兒落水，胎兒墮產，全都慘死了，天啦！我造了什麼孽，使我受這悽慘的懲罰呀！」婦人不勝悲痛地答着。



「大嫂！你爲什麼這樣的傷心？你的丈夫和孩子們那裡去了？」

「說來你家太不幸了，當你們離家的那天晚上，有盜匪上莊打劫，你的公婆即都被殺害了。」

「啊！我的公婆都死啦？」婦人驚訝地問着。

「是的，那天晚上盜匪逼你公婆要錢，結果沒有，盜匪一怒，所以臨去即把你公婆一起殺死了。」

婦人頓時面色慘白，悲慘的叫了一聲，倒下去了！

鄰人急忙叫醒婦人。這時婦人心裡有如刀絞，說不出的悲痛與傷心！鄰人含淚勸慰道：

「大嫂！你不要太難過了，身體要緊，天已晚了，我先伴你進城去。」

鄰人扶起婦人，哭哭啼啼的走進城。當婦人在鄰人護送下，抵達母家的住址，只見焦土一片，人物都不見了，婦人又是一陣心驚肉跳，忙呼來左右鄰居問道：

「請問各位，我的父母怎麼不在這裡住，是不是搬到別地去了？」

鄰人聞已，不覺悽然地流下了同情淚。本來鄰人還帶來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但不敢告訴婦人了。可是婦人見到鄰人又想到家，於是淒涼而顛慄地向鄰人問道：

「你從鎮里來，我家公公婆婆還安好嗎？他們都要以爲兒媳們平安抵城了，那裡知道兒子孫兒都死了，只落得我這個苦命的媳婦一人呀！」

鄰人被這一問，覺得不能不說

「你從鎮里來，我家公公婆婆還安好嗎？他們都要以爲兒媳們平安抵城了，那裡知道兒子孫兒都死了，只落得我這個苦命的媳婦一人呀！」

鄰人被這一問，覺得不能不說

「怎麼你還不知啊！」左右鄰人奇怪地說：「你看這塊焦土，即是你父母的住家，因為三天前失火，房屋都燒了，你的父母沒有來得及逃出，所以也被燒死了，真是不幸而又慘的事呵！」

婦人未聽完話，即仆倒地上，痛暈過去，鄰人們一陣驚慌，醒來時已哭不成聲。婦人爲這幾番慘絕人寰的打擊，於是神魂倒亂，不知東西南北了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罵一陣，撕脫了自己的衣服，抓散了自己的頭髮，赤身裸體的狂奔亂撞走去。婦女們看到她，嚇得紛紛的躲避，男子們看見她，笑罵爲神經病人，孩子們看到她，跟着呼嘯不已，她即被大家看成瘋婦了。瘋婦每到一處，都要引起市民一陣扮擾。瘋婦的奔跑，只有人在護嫌，罵笑，沒有人關心她的安危。直至次日清晨，瘋婦又出現在街頭亂撞，從城裡飛奔到城外，神使鬼差的投向祇道精舍。祇道精舍是一座雄壯輝煌的建築，是舍衛國的祇陀太子與富翁須達長者所建供養什迦世尊說法的道場。這時世尊正和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在這裡居住。當瘋婦撞進祇道精舍，被守門的人看到，急忙上前擋住，阻止她進去，於是她和守門人糾纏叫鬧，驚動了正在說法的世尊，派了一位侍者出來觀察。侍者見是一個瘋婦，翻身回裏世尊道：

「世尊！外邊有一個瘋婦要進來，守門的阻她進來，她在亂叫鬧了。」

「瘋婦怎麼會到這裡來呢？」世尊很奇異的對待者說：「她不肯去就讓她進來好了。」

「可是她是瘋人呀！」侍者遲疑的說：「而且她沒有穿衣服，赤身裸體的多難看，怎好讓她進呢來？」

「我看這個瘋婦一定受了過度的刺戟，才變成這個怪樣的。」世尊表示很原諒的說：「不管她瘋的怎樣，你去找件衣衫給她遮身，帶她進來看看。」

侍者把瘋婦帶進了，一般弟子們都以憐憫的眼光看着進來的瘋婦。瘋婦走進莊嚴偉大的講堂，看到慈祥的世尊，威儀齊整的弟子們，擠擠一堂而畢靜無聲，感到一陣清涼，於是她那混亂惶惑的心靈，在世尊的悲風法雨薰沐中，得到了清醒和安定。她已漸漸地恢復了常態，覺得世尊和弟子們的雍容自在與無煩無惱的態度，不禁生起了無限的羨慕與恭敬！她心裡堆積的悲痛，也漸漸地消散了。她發覺自己身上沒有衣服，僅披着一件僧衣，在世尊面前站立，感到慚羞不已！急忙俯伏低頭拜倒佛足請罪道：

「世尊呀！我是一個罪婦呀！我被痛苦的遭遇打昏了，瘋狂地失去了本心，不知不覺的觸擾了莊嚴的道場，褻瀆了清淨的聖地，真是該死！該死！」

「不緊要，不緊要！」世尊安慰地說：「這裡的清淨，是由我們同住大眾的光明心地所構成，任何外來的濁穢，都不能染污與破壞，而況你是無心而來，是悲惱困惑所使，當然更沒有罪過了。」

「謝謝世尊的慈悲原諒。」瘋婦表示很欣慰！接着又請問世尊道：

「世尊呀！您老人家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我的命運怎麼這樣活潑的幾個孩子也都橫死了，公婆家遇匪劫殺，父母失火，物毀人亡

人間的悲劇集我一身，落得我光身一人，我到底前世作了什麼罪業，使我今生受這樣的苦報呀？」

「這不全是你的罪業所招感。」世尊緩和的開示她說：「我告訴你，世間的貧富壽夭，都是因果的感應，而因果的酬報，不是你作惡，他受報，也不是他作惡，你受報，是有作有受，自作自受的呀！你的親人死亡，這是他們前世種下不善的因，所以今世受到不得其死的果；你的悲痛，這不過是你的情愛表現，在因果道理上說，是不相干的。又要知道，人世間的一切，都是無常的，幻妄的，沒有一事一物常住不變的，人世間的一切痛苦，即是由于不知無常的道理而產生，貪愛執著而興起。所以世間的痛苦，不是無法消滅的，但要修學聖賢法，即可以解脫了。譬如我本來也和你不一樣，因為覺得人世太痛苦，所以才出家，由出家修學的結果，知道世間是無常的，不起貪愛的執著，于是即獲得痛苦的解脫，進而教化世間人。你看我的弟子們，也都

雍容自在，無煩無惱，這即由于他們也都了知無常的道理，斷除了一切貪愛的表現。所以要消滅人世的痛苦，首要修學聖教，知道世間，是無常，不生貪愛，這樣即能逢凶而安，沒有痛苦了。進而利用無常虛妄的人生，去作一切利益人羣的善行，勇猛精進的做去，什麼人世的痛苦也束縛不了你，超脫了人世！

瘋婦聽了世尊一番未聽過的開示，心意開朗，明白了人世痛苦的真像，深恨自己愚痴，被貪愛的情欲所惑弄，枉受一番的痛苦，於是即時歸依世尊，誓捨一切惡行，修學一切善行，做一個虔誠的佛徒。小朋友！像這樣一個婦人，由于人事的慘變而瘋狂，由于瘋狂而遇佛法的救濟，解脫了淒涼痛苦，走進新生，光明的前途，真可謂因禍得福了，我想：你們聽完這故事，也要爲她慶幸吧！

香港。民國四十二年臘月二十日寫於

- 圖畫徵文 (有獎)**
- 本社編輯部
- (一) 應徵者必須是本刊的訂戶 (佳作例外)
  - (二) 應徵內容必須與下圖符合之有關佛教小故事或童話，字數以五百至一千爲限。
  - (三) 應徵文稿應用有格稿紙書寫，註明姓名住址，發表時筆名聽便。
  - (四) 截止日期爲三月卅一日 (國外不限)
  - (五) 入選佳作在次期發表。
  - (六) 入選佳作以價值十元之本刊各種叢書或代售經書爲獎品 (由入選者自擇)
  - (七) 應徵稿請寄臺中市和平街卅九號本社編輯部 (落選稿註明需要退還者，當按址寄還)。

